

窥见“狂迷”： 从粉丝文化看社会狂热下的潜在之意

香港Para Site艺术空间当期展览“狂迷日记”透过审视流行文化产物, 诱导观众思考狂热欲望中的政治潜力



阮心蓝,《如果革命是一种病》, 2021年

香港 Para Site 艺术空间当期展览“狂迷日记”题目来源于一个巧合的问题——鲁迅的《狂人日记》与俄罗斯作家果戈里的同名小说——它始于探讨追星文化，但带领观众走过一趟反思粉丝、殖民、宗教与身份政治之间多元错杂关系的旅程。

正如旁观者才能看清热病患者，这场展览也像是带我们去批判、发散由追星起始，到政治、宗教等层面的社会性狂热。如策展导语中引用朱莉·詹森 (Joli Jensen) 所言，狂迷的定义和角色“应依照更广泛的问题来探讨，诸如渴望、珍爱、寻求、盼望、欣赏、羡慕、颂扬、保护以及与他人结盟的意义。狂迷文化是我们理解世界的其中一个角度，并与大众媒体和我们的历史、社会、文化位置息息相关。”

展览由一间设置为青少年房间的作品——韩国艺术家单慧乾的《It's Always You》开始：艺术家以变装的方式展现了韩国男团形象，包括 MV、化妆脸彩和偶像海报。萦绕耳边对偶像的呼唤与表白、心间的幻觉和迷恋构成了青少年的自我意识，而变装的形式也在探讨性别操演的议题。

展览的中央部分是一组尝试用雕塑手法批判流行文化造星工业流水线的装置 (Haneyl Choi, 《移动，共同梦想：成为一个伟大的偶像》)。在艺术家的眼中，其将缺乏自主动力的偶像称为“活雕塑”，即没有自我意识的物化主体。结合现代雕塑史上著名路标人物作品并将其元素解构，Haneyl 设计了具有五个独立“人设”的“雕塑偶像”，仿佛设置他们在舞台上打歌演出一般。而在装置的另一边，摆放的是可供观众拿走的“雕塑偶像组合”

“凝视偶像的人也不过是在凝视自己”

专属塑料粉丝钥匙扣，最后将只剩下一个空落落的架子。

在策展人郑家醇的导言中，他提到委托作品的过程是“邀请其中七位艺术家化身为热衷于各自创作题材的粉丝，同时反思各自有关偶像崇拜的个人历史，”以此集结作品、帮助观众重新幻想粉丝文化的理念和社会关系的框架，让我们得以认清并解构媒体、科技与地缘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流行文本的大量互文使得展览几乎成为了一场令人忍俊不禁的小型流行文化集邮册：失落的香港流行文化、K-POP 饭圈中迷恋的偶像“妖精”打歌尾声、日本偶像欢乐元气之中略带阴森感的单曲……在剖析娱乐圈的发展之外，作品亦指涉

菲律宾鲜为人知的历史、身份认同挣扎与当代泰国的社会政治。

文本通过不断的转述、放大、改头换面，成为了人们的精神寄托和欲望投射。在越南艺术家何子彦 (Ho Tzu Nyen) 的影像作品《无名》中，他使用香港著名影星梁朝伟在多部电影中的形象剪影，拼接成为了一个连贯的叙事——主角似是马共传奇人物、三面间谍 Lai Teck (这只是他 50 个化名中的一个)，又似乎只是观众和世人对这段历史的诠释，而其本人的真实性无可追溯。这不由得令我们想到我们认知历史中政治事件的方式无非也是通过脸谱化英雄人物，而背后真实存在的事件则不得而知。选用香港影星片段演绎东南亚政治角色的这一抉择也展现了艺术家对身份政治

本原提出的质疑：东南亚的地缘政治是否也与中华区的历史叙事紧密相连，还是说，所有的身份政治本就是一体多面？

而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亚洲身份在“狂迷日记”的策展概念中，并不是用以完善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的补充、只作为达到

证明普世意义目的的方法，而是事情发生的一切历史起源——毕竟，令被凝视的对象产生意义的是观者本身，是性欲懵懂投射到美国梦上的、被三岛由纪夫演说深深影响着战后日本年轻人，是发起社交网络行动的韩团粉丝、泰国自由派政客支持者，是崇拜宗教神像的殖民地芸芸众生。

说到欧美文化对第三世界的殖民，首先想起的可能是《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中，穷困潦倒的印度年轻人走过可口可乐的繁华霓虹灯下的巨大反差。而被殖民对象吸收的不仅仅是商业歌曲旋律和全球化产业链的品牌，更是一种永远的对“更好的世界”的仰视——这一特点在几位日本艺术家的作品中显露无遗：二战后日本交由美国管制，而这之后两国产生的微妙权力关系、身份挣扎与欲望投射至今在日本国内依然是难以公开讨论的话题。

布布·哆·拉·玛德莲娜与嶋田美子共同于 1998 年创作的《肖像》中，两人分别饰演驻日美军与日本军妓，将美日之间的关系类比为一种羞耻的男女关系。而在另一侧，森村泰昌在创作于 90 年代的《自拍像 / 女演员》系列中，通过变装、道具与数码技术模仿诸多好莱坞女星的经典造型，向观众展示日本媚美文化的荒谬——其中梦露的造型伫立在日本学校的课堂上，被年轻的学生们仰视着，这一环境设置与反差也似乎在点明两国文化之间的权力上下位。

香港的在地性则体现在莫育权创作的影像《丝丝 (导演版)》中，歌手李蕙敏饰演一位濒临过气的本地明星，来自新加坡的变装皇后则饰演她不期而遇的粉丝。两人的身份时而交叠、时而融合，最后戏剧性的身份巨变也在隐喻香港人身份意识的走向。作品从酷儿的角度展现身份议题；事实上，性别认同与身份认同可能彼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而最终，凝视偶像的人也不过是在凝视自己。在单慧乾的《It's Always You》中，指向性的“你”也是每一个崇拜者自我的投射；阮心蓝的《如果革命是一种病》影像中，独白呢喃的对象是越南裔波兰侨民，拥有的多重身份也指代着支离破碎的身份意识；金斗真的装置《瞧》中，观者一抬头，便看到自我的形象被摄入带有光环、荆棘中生出的 iPhone 相机镜像中，传输到社交媒体——似乎人人都是自己的偶像，只需要滤镜每个平凡人都可以拥有令人迷恋的“妖精结尾”留存。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投到狂热幕后的景观，偶像角色的扮演者卸下妆容凝视镜中的自己；即使此时台上的表演已然落幕，社会性的狂热无意识——无论始于何种意识形态——依然还在无数不见踪影之处如车轮滚滚，像是永无终止。撰文 / 黄若曼

狂迷日记 | Fanatic Heart

Para Site 艺术空间

展期：2022 年 12 月 10 日至 2023 年 2 月 26 日



莫育权,《丝丝 (导演版)》, 2022年